

苦痛的根源



KUTONG DE
GENYUAN

刘泳俊 著

上海三联书店



NLIC2970942934

苦痛的根源



刘泳俊
著



NLIC2970942934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痛的根源/刘泳俊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9
ISBN 978-7-5426-4344-5

I. ①苦… II. ①刘… III. ①精神病—预防(卫生)②神经系统疾病—预防(卫生) IV. ①R74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6080 号

苦痛的根源

著 者 / 刘泳俊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20 千字

印 张 / 14.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344-5/B·302

定 价 / 32.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前言

《苦痛的根源》看起来像是一本教育的书，也像一本精神医学方面的书，也像社会学方面的书，但对于笔者来说，写书并没有按照现有的学科（胡同）。每一个现有的学科本身就像一个胡同。对我来说，接近真理的方向就是我的研究方向。精神医学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医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全息、人的、社会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对现代医学来说，治疗身体疾病似乎更有效，而对于精神疾患，很多时候是越治越差，越差越治，直至病体毁灭，这种例子屡见不鲜，笔者由此开始思索这个问题。在探索问题的时候，没想到问题越来越多，问题本身的问题，问题背后的问题。

笔者关于社会运动的猜想，也是在探索中发现了数学和社会运动以及人的逻辑问题。这个问题还不太完备，笔者先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会逐步完善这个问题，甚至用一生来解答它。

笔者关于社会运动的猜想：

① 在数学中，一个无限小的点，可以说近似于无，这个无限小的点在运动的时候，它的运动不受时空限制，无论它如何发展，它无穷运动的积分只会构成一条线，而永远不可能构成一个面。

② 我们再设想，一条无限细的线，它是由无限小的点组成的。当整个线同时运动且不受时空限制，无论它如何发展，它无穷运动的积分只会构成一个面，而永远不可能构成一个体。

西方近五百年来的社会运动实际上就是我所说的②的运动。

③ 我们再设想，根据②所说组成的这样一个面，当整个面同时运

动(最大化的运动)且不受时空限制,它无穷运动的积分会构成一个体,而且是一个有限体,永远不可能构成一个无限的空间。

④ 刘泳俊全息猜想:体是三维的,一个体无限的运动,且不受时空限制,它将构成全息的宇宙。“三”是生化万物的起点,“生化”即是指衍生、创化,“三”也是复杂化的起点。这个就是我对全息逻辑的一种构想。

根据以上所说构成刘泳俊关于社会运动的四条猜想。

人类社会首先由简入繁、由低级向高级、从无到有逐渐发展。人的身体、人的情感、人的精神都遵循某种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规律。

人类的心理和精神疾病比身体疾病更复杂,解决人的心理和精神疾患,不仅仅靠单方面发展医学来解决,更要从社会层面和人的精神本体层面全方位来探寻。之所以说精神分析学以及当今西方的精神医学是“死学”,是根本上就不可能发展的“学”,是因为“学”一定是能推理的、有逻辑的、可以发展的。精神分析学和精神医学是研究人的科学,而现在所运用的却是西方研究物的逻辑方法,其必然会导致精神分析学和精神医学走入死胡同,失去发展的动力,逐渐成为“死学”。

我甚至认为,这已经是人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物种需要改变和更新的问题。现代人头脑中固有的思维已经不适应复杂化的社会,如果人类的思维不革新的话,新的 21 世纪带给我们的恐怕不是福音,而是更大的祸患,甚至是毁灭。

20 世纪的权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已经灭亡。韩国、印度、菲律宾等已经进入市场化、民主的社会,最大的专制国家前苏联分解改制为俄罗斯等多个国家,也开始步入市场化社会——资本主义社会。21 世纪的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招致全球号称最民主最文明的国家的入侵,独裁专制的政权迅速崩解。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和遵循某种社会发展的进程。21 世纪将会消灭全球最后一个权本主义专制独裁社会。但是不幸的是,市场化社会(资本主义)虽然也是强弩之末,到 21 世纪末期,它才会逐步退出人类社会的历史舞台。这不是笔者的咒怨,只是笔者看到了这种未来的历史趋势。

人类的精神不但可以遗传,而且也可以变异,自然与人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光是可以自然而然地进展,更可以自为而然地进展,现在

和将来甚至可以自造而然。当社会进入到自造而然的阶段时,人类这个物种会发生我们无法想象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我们将被我们创造出来的新物种所取代。这个物种要高于我们现存的人类,无论是在智慧、情感等方面要远远超过我们。现今的人类将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种所灭绝。

美国的技术科学思想者雨果·德·加里斯所著《智能简史——谁会替代人类成为主导物种》,雨果·德·加里斯是一个唯理性主义者,他所运用的逻辑还是西方僵死的二元逻辑(数理逻辑),试图制造出一部机器来取代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这种物理的逻辑只能造出超级机器,在运算能力、记忆(储存)能力等单方面超过人类,因为理性只是人的智慧的其中一元,更有仁爱情感和信仰(信念和意志)的力量。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发生的种种奇迹都是由这三种力量形成的。雨果·德·加里斯想象的高智能主导物种实际上只是一种机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必将被自己的造物所毁灭,这一天终究会来到。这对于西方人来说只是一种幻想,因为任何定理再伟大,也不能证明自身。对于21世纪未来的智慧中国人,这是一种理想,而且必将成为现实。只有全新的逻辑创造出来之后,再加上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创造新的有思维、有情感、且能自我学习的物种才会成为可能。“理想”一词,在这里颇具讽刺性,因为毁灭自身的人能称为智慧人吗?这种理想是不是该被称之为魔咒,是对人类命运最恶毒的诅咒?但是,思想家只是创造理论,发明技术,发现真理,追求终极的真、普遍的善和自由的美,最终的毁灭是人类的人性自身使然。现在看来,逻辑学思想家黎鸣先生极有可能是这方面的领路人。笔者也想在这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

《苦痛的根源》是《人类的精神遗传》系列书中的第一部,于2011年8月完稿,其后,在联系出版的时间中,又做了部分完善。这本书是以个人(个案)为例,找寻现代社会中精神病患者和神经症患者的悲剧根源。这种悲剧在这本书中主要谈及家庭的根源,尤其是人之初的教育失误。因为人的很多精神类疾患是在0—6岁之间播下了种子,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时期是青春期(12岁左右),已经基本定型,成年后的种种精神疾患和神经症是幼年埋下的种子结成的果。

《地狱的魔咒》是《人类的精神遗传》系列书中的第二部,造成苦痛

的社会的精神源流,这种根源不除,精神病人和神经症患者只会逐年累加。笔者会在第二部书中批判和揭露整个社会堕落败坏的根源。有一句话说,“上帝欲毁灭一个人,必先让他疯狂”。上帝欲毁灭人类,必先让人类疯狂。当代这种社会被西方的精神分析学者称为神经症社会,20世纪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也发出了危险的警告,在今天看来,这背后蕴含着更大的机会,这印证了一个词“危机”。所以笔者第三部书《建立人类社会的新秩序》中会谈到,如果当今人类进行了思维重组与革新,将会迎来全新的社会的到来,人类的科学也将进入到全新科学时代。

笔者在2006年曾独自提出人类科学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混沌科学阶段或前科学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先秦墨子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第二阶段是近代科学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的牛顿,第二阶段没有中国科学家;第三阶段是现代科学阶段,从1906年开始,以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为标志,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准确的日期,但可以肯定,它必将在21世纪内结束,而且我们也必将迎来人类科学的第四阶段:全新科学的阶段。

我认为全新科学阶段的到来,必将有新逻辑的诞生,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数学理论也将产生突破性的发展,而后才会有其他学科在基础理论上的进展。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黎鸣先生给了我思维上的启迪。黎鸣先生当时一直批判西方的二元对称逻辑的局限,他将自己的逻辑称为“三元逻辑”,并著有《西方哲学死了》一书、《问天命》系列丛书,我都曾一一拜读。2006年底,我与黎鸣先生交谈,康德有句话,“三即是全”,老子则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更伟大的箴言。所以,我建议黎鸣先生,将他即将创立的三元逻辑改称为“全逻辑”,好酒也要好包装。说实在话,中国还没有在世界上创造过伟大的理论,受一些理论的启发,我认为,“全逻辑”也可以称为“全息逻辑”。我对黎鸣先生谈了我的看法,黎鸣先生认为我的建议很好,2007年1月5日,黎鸣老师在博客上发表了文章“A、B、C的全逻辑关系分析”,看了这篇文章,我有说不出来的高兴。黎鸣老师希望我以后多给他提建议,也同时鼓励我将我自己创造的东西公开发表出来,先不要过多考虑对错,最重要的是敢于说话。今天,我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笔者在 2006 年就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或称社会场进行了思考：

我们长期对于卡尔·马克思的五个社会场理论生搬硬套，卡尔·马克思通过研究西方社会的历史事实，以经济决定论为逻辑点，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著名观点，这对研究欧洲历史有着部分的真理性，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思想家和经济学思想家。

卡尔·马克思提出的 5 个社会场理论：人类社会是由原始社会走向奴隶制社会，而后进入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化社会），最后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我认为，马克思提出的 5 个社会场理论不符合亚太地区的社会历史事实和社会历史现实。

中国的社会场理论应该是：

- ① 原始社会；
- ② 氏族公社（村落、部落）宗法血缘家长制（族长制）社会（雏形）；
- ③ 分封建制、君主——诸侯家国集权专制社会，这也可称为封建社会但绝不同于欧洲的封建社会；
- ④ 君主制——官僚仕族文人中央集权专制的官场化社会；
- ⑤ 1949 年进入了“人民共和”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社会（暂定名），或被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①和第②个社会形态年代不详；

第③个社会形态以历史上的周代最为典型；

第④个社会形态，即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 221 年）到公元 1911 年清王朝灭亡；

第⑤个社会形态，1949 年至今。

（注：1911 年到 1949 年伪满政权、红色政权、国民政府官僚资本主义政权，是三种政权共存的混乱时期）

对于今天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全人类的未来的社会形态走向，我将在我的第三部著作《建立人类社会的新秩序》一书中详谈。

著者：刘泳俊

2012 年 3 月 20 日

目录

绪论	1
第一章 中国为什么没有精神医学理论?	1
第二章 当今神经症疾患的社会根源	7
第一节 性别认同障碍者的社会成因	13
第二节 父教缺失的后果	33
1. 缺少父教的女孩(晃子)	33
2. 爸爸哪去了——精神分裂症患者 凯子的故事	38
第三节 心智不成熟的男人	45
案例 1:暴力性强迫型的神经症患者(悌子).....	51
案例 2:强烈恋母型的大男孩的婚姻家庭(松子).....	71
第四节 丧失本能的人	78
案例 3:丧失本能的笨孩子(陪子).....	78
案例 4:丧失本能的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亥子).....	81
第三章 精神遗传中的情感变异(异化)	89
第一节 原初的情感——原情感	91
第二节 精神(心理)遗传案例分析	96
案例 5:学校恐怖症的精神遗传(晃子妈妈和	

晃子的故事)	97
第四章 神经症、精神病患者的童年及长成	103
第一节 音子的故事	
——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路历程(案例6)	107
第二节 情感上过早“成熟”将导致成年的创伤	116
案例7:媒体案例——邓琳的分析	118
第三节 巧子——精神性抑郁症患者的故事(案例8)	132
第五章 本能与智慧	141
第六章 精神分析学的成长与不足	147
第一节 弗洛伊德与他的精神分析学	149
第二节 天才的神经症人格——弗洛伊德	185
第三节 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学家	191
《苦痛的根源》跋	218

绪论

《人类的精神遗传》之《苦痛的根源》一书，经过多年的理论工作资料积累和近些年的实践，又经过3年艰难的写作，终于可以竣工了，但是我感到一点也不轻松。

上个世纪曾有人问，这个世界是属于谁的，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回答是：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你的，属于我们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甚至属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生灵。这个世界给了我们许多的美好，自然的世界有森林、河流、高山和海洋，不管世界有多辽阔，你永远也不会迷路走错。人可以依海而生，也可以傍山而存，甚至可以人造自然，定居在我们自己建设的都市里。我们也生活在我们心灵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孤独，自我们每个人降生以来，就有人守护在你的身边，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又有许多人和我们相伴，共同成长，也有人指导我们成长。其实，我们同时生活在自然世界和社会（人文）世界。我们每个人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在长期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中有一种强大的“惯性”，作为我们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就是我在本书中探讨的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人格。

这种精神人格使我们每个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如果每个人都把这个精神人格得以完善，使自己更加健全或者高尚，如果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追求，那么就会汇聚成一种强大的力量，改变原有的社会历史的强大的“惯性”，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中国逻辑学思想家黎鸣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命运对于人类来说，绝大部分

是属于这个自然和社会中，他们自身历史的惯性，而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属于他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

这个属于我们的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健康、幸福、安宁、和谐，但同时也有很多人生活在痛苦的深渊中，苦痛、疾病、贫穷、灾难。我祝愿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健康、幸福，但我更关心那些生活在苦痛和疾病中的人。

在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和到来的 21 世纪，人更多的是双重病痛的困扰，即身体上的疾病和精神心理上的疾患。近些年来，我们逐渐变得更关心那些有精神和心理困惑、障碍的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带有心理创伤和苦痛长成，这些孩童若干年后，他们会不自觉地毁灭自己和他人。他们的各种暴力倾向和病态的人格，通过各种变态、毁灭性的方式，在他们自己身上发泄内心深处隐蔽的无意识的愤怒，毁灭自身；再就是通过暴力攻击，甚至是殃及无辜的方式，在外界社会寻找减轻他们内心病痛的渠道。当他们这样做对社会和家庭构成威胁的时候，就会受到社会和家庭的责罚，严重的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又有谁了解他们内心隐蔽的精神世界？找寻他们这样做的心理根源，是我为帮助他们走出困惑而尽的绵薄之力，也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主要是我对身边较为熟悉的案例进行分析，其中也有媒体报道的个别案例。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将逐步推出我对人的精神心理的分析篇、拯救篇和创想篇，总共三部著作。这本书只是分析篇。

我们对过去一些天才的伟人，尤其是先秦大思想家们，尊称他们为“子”，如老子、墨子、孔子等，他们是我们民族精神人格的伟人，尤其是老子留给我们许多精神财富，为建立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想法。我觉得不只是他们应该受到尊重，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人格健康的人，也应该受到尊重，还有那些病态的人，神经症患者、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也应当受到关怀和理解。所以，我在书中也把他們尊为“子”，如书中的管子、松子、晃子、陪子等。愿这个世界的人都健康，不光是身体健康，更要有健全的精神人格。这个世界不光属于我们，也属于他们。他们掉入了精神心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们的苦痛我们又知道多少，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家人可能比这些病患者（尤其是严重的精神病人）更痛苦。对于这些人我不便于透露真实姓名，我对他们是非常了解的，有的是多年追踪的案例。这些精神和心理疾病患者需要关爱，也需要尊重。

第一章

中国为什么没有精神医学理论？

人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受潜意识主导，所以，思是言、行的主导和前提。当人的语言、行为和思维不统一时，那就是一个言、行、思分裂的人，这个人就是一个人格分裂者即精神类疾病患者。同样，如果一个社会发生言、行、思分裂，这种社会就是一个分裂性的社会。真实是真理的基础，真实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一定是真实的。分裂性社会中的人连最起码的讲真话的能力都没有，就更不用说探求真理了。

我在这里想顺便提及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没有产生精神医学呢?”这可能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思维有关。在中国当了三五十年医师的人不在少数,接触了无数病人,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治愈了无数患者,但由于他们(医师)缺乏逻辑思维,产生不了理论,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人不会思维,不会发现规律,尤其是不会从最普遍的现象上、细节上去思考、探索规律,而弗洛伊德在仅仅对 15 例精神状态有问题,也就是有精神症候的病人进行分析治疗后,就从中摸索规律,发现了精神医学理论规律,奠定了精神医学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石,给精神病人带来了福音和希望。当然在今天看来,弗洛伊德的理论影响也远远不止精神医学领域。

正如前面说的,西方优秀的刑事侦探从一根头发丝或其它蛛丝马迹,能找到几个月甚至几年前的凶手,而传统的中国人缺乏这种能耐。这也可以说是思维能力上的缺乏。因为人的语言、行为来自于人的大脑的思考,换言之,人的思维指导人的语言与行为。人的思维即人的意识或是更深层的潜意识。

传统中国人有许多话不无道理,比如“攻心为上,攻身为下”、“诛民先诛心”,我们有许多俗语,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们的历代先人,直至今日的国人,几乎无人去从理论上解答最本质的为什么,而弗洛伊德给了我们启发。

西方人意识主导行为理论,这个“意识”即人的思维,即传统的中国人所指的“心”。古代中国人认为“心(心脏)”是思维之地,从汉字中也可看出,比如“思”、“想”、“念”、“恋”。传统西方人则认为“大脑”是人的思维之地,而且认为“思维即意识的”。而 20 世纪西方天才思想家弗洛伊德则更进一步,提出了思维不光是意识的,更是潜意识的,而且人的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潜意识主导。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都可以说是人的思维,所以,思(维)是(语)言、行(为)的主导和前提。当人的行为、语言和思维不统一时,那就是一个言、行、思分裂的人,这个人就是一个人格分裂者即精神类疾病患者。

人的言、行、思为什么会不统一?对这一点,我受逻辑学思想家黎

鸣先生的《问人性》一书的启发,简单谈谈我的看法。首先从人生活的外在文化情境来讲。某些专制社会不允许讲真话。所谓话的真假,个人语言表达的是他的真实思想,则为真言(真实之话),反之则为假话,但真实并不等于真理,真理必定要从一个讲真话的民族或人群中产生。换句话说,即真实是真理的基础,真实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一定是真实的。在传统专制社会里,实行“文字狱”禁言,不允许人讲真话,造成了言和思的分裂。另外,人的行为也要与社会环境相符合,就算敢想,也不敢做,甚至不敢说。由于语言、行为长期异化,思想上也逐渐被异化,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异化的人。

我们知道,正如我们中国旧时的社会女性缠足,导致脚畸形,失去了正常的行走能力,当把这个裹脚布去掉后,她仍然不能像从前一样正常地走路,脚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正常,因为永远畸形了。同样,如果人的思想畸形,那些言、行、思分裂的人,一旦社会文化情境允许其讲真话,允许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做事。这时,他也已经没有讲真话、做实事的能力了。因为他已经形成一种畸形的思维定势,即言、行、思不统一(分裂)。所以,要让人成为思维健全的人,还必须得改变社会。

顺便谈一下西方社会,为什么近现代的思维工具全产生自西方人的头脑中?尤其是西方犹太人在发明思维工具方面的贡献。西方人更多的是英雄造时势。有很多西方先祖,即求知的大英雄为求得真理做了烈士,为西方外在社会文化情境改善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民主、自由、法制的社会。而过去的中国包括其他传统专制国家则更多的是时势造英雄,这些英雄都是为极权专制卖命的人,比如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商鞅、李斯、韩非子,这种有害的传统人格也极大阻碍了中国人自身主动去思考问题。

“中国传统儒家的‘三畏’思想一直影响至今,‘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思想。‘畏天命’不去探讨。皇帝是代天理民。皇帝自封为‘天子’,天是看不到的,实际起作用的是自称为‘天子’的帝王。‘畏大人’实际是畏权力。意即谁掌握权力谁说话就有理,这可以从中国的汉字上看得出来,‘理’是一个‘王’字旁,这个‘王’实际上就是‘王权’与‘权力’。谁称王谁掌权,谁说话自然有道理”。而西方人讲的“理”,则是“逻各斯”,即逻辑规律,并不会因为有权或有钱,而认为说话有理,“西方人讲的是自然真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证明西方的社会

定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三平等，给他们的思考开辟了极大的空间，虽然西方人的上帝和中国人的天命一样，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上帝是一个逻辑绝对点”。

现在，我来告诉大家，西方人的上帝究竟是什么？就是我在本书中所谈到的“绝对点”，即逻辑起点。西方人提到的上帝是在人类文明不发达时，因为人的恐惧的原初情感，有恐惧就需要信仰，恐惧是精神上的惧怕，这种惧怕是一种思维问题，对外界事物的不了解，即认知的盲点。而信仰是精神上的保护，有了精神上的保护，人才会有行为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精神上的支撑点。上帝是西方先祖思维的绝对点，后来被西方求知大英雄们引入到自然科学理论中。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上帝逐渐演变成了第一推动力。到近代科学始祖牛顿和德国天才莱布尼茨那里，上帝成为研究运动的绝对静止点。莱布尼茨在其著作中，曾经提到，世界上没有绝对静止的东西。我很赞成这句话，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静止的东西，从现象上看，它没有动，但实际上它是运动的，因为地球在转动。但在抽象的理论中，莱布尼茨、牛顿设定它是“绝对静止”的，因为只有通过定点，才能探寻运动，即由静止至运动，再由运动来探索变化规律，这个道理对于那些上大学学理工科的人不难理解。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西方的上帝变成了什么？“上帝”概念先是演变成了“第一推动力”的观念，而后变成了一个“相对的绝对”观念，也可以说是绝对点，或是思维的逻辑起点。这个“上帝”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思维来感知它。“上帝”是一个在抽象概念中实是而有的概念。不是吗？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像“上帝”一样地自在永在，听到天国的来音（手机通信），人不在我们身边，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影像，比如，可视电话就可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手机的信息要通过高空电离层捕捉信号，再将信号反射到另外一部手机上，这样两个人无论相隔多远，都可对话。这手机里的说话声音就是从高空电离层反射传来的。这不就是天外来音吗？西方人给全人类创造了一个在过去被认为是神话的世界。现在甚至发展到生物医学上，我们还可以造人、造物，这些伟大的科学成就都是西方人在思维上的结果。

在传统中国有“畏大人”观念，平民们即听从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僚